



晚町经济开发区正阳门屋顶。



晚町桥。

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抗日纪念碑。



很少有一个小城像晚町那样，在中国的民族解放战争史上，演绎了那么多传奇。它是抗日战争中著名的滇缅公路中国段的终点，45万多吨抗日物资和出国抗日的10万远征军从仅20米长的晚町桥上通过；当年周恩来总理也携手和缅甸总理走过晚町桥；这里还有离国境线最近的国家森林公园。

这是一个自然风光优美、人物风情独特、历史文化厚重的边关袖珍小城。

深情地注视着这座小城，它就是南侨机工回国抗日纪念碑，是南侨机工后代林晓昌捐资兴建的。

叶晓东是纪念碑的看守者之一，从2005年12月纪念碑建成始，他每天都会骑着摩托车上山，打扫陵园，擦拭纪念碑。纪念碑后的长廊上，刻着3200多名南侨机工的名字，他们是民族英雄，其中有800多名海南籍南侨机工。

上午10时，叶晓东带我们走入纪念园，首先看到的是爱国侨领陈嘉庚的雕像，其后是高耸的纪念碑。碑前有汉白玉的花环，轻抚花环，冰凉温润，似乎浸着南侨机工的相思泪。王春林回忆，他父亲王亚文晚年时，思乡之情愈浓，甚至重病中，都在念叨要回海南。

花环下方两组7级台阶，寓意“七七事变”。碑体总高16米，上端四条金色横带，代表抗战时期四万万同胞。南洋机工荣誉证章镶嵌其间，宽6米高3米共3层的黑色底座寓意九三抗战胜利。纪念碑旁边有一株大榕树，树上还

我们是在追寻海南籍南洋华侨机工英勇的故事时，走到了晚町，这个抗战时期滇缅公路中国段的终点，一个仅有2万多人、面积103平方公里的边境袖珍城市。

海南籍南侨机工王亚文在南侨机工回国服务团解散后，就生活并终老在晚町。在他儿子王春林以及另一位潮州籍南侨机工后代叶晓东的带领下，我们走访了这个城区人口仅5000多人的小城，晚町桥、南侨机工纪念碑、中缅友谊纪念馆……直到那一天，我们才了解到晚町曾有那么厚重的历史。

晚町：太阳当顶的风情

初春时节，走在晚町街头，街道两旁修长的槟榔、火红的木棉、高大的榕树，恍若行在海南。阳光当头，灿烂无比，不仅丝毫没有内地初春的寒意，反而暑热难当。晚町，在傣语里的意思就是“太阳当顶”，怪不得它与海南如此相似。

但晚町的风情却与海南迥异，这里有傣族、景颇族、德昂族等少数民族，男女都喜欢着长裙，素色的、鲜艳的、真丝的、棉织的，走在街头，无论男女，都婀娜多姿。

在晚町，仅停留了半天时间，还去两位已逝南侨机工家中拜访，对它的了解，就很肤浅了。但这肤浅的记忆，并不妨碍我对个性晚町的认识。

崩龙山，是晚町的制高点，它既是抗日战争的旧战场，又是晚町国家森林公园，还安放南侨机工纪念碑。登上崩龙山，整个晚町尽收眼底，它与缅甸的九谷市连在一起，高处眺望，难分你我。在这里，游客可以看到“一城两国”的奇异风情。

同行的当地人介绍，晚町虽是1932年正式建镇，但它的历史其实很悠久，这一地区历史上出现的达光古国和果占璧王国文明，对当地民族文化影响深远。晚町与缅甸一桥相隔，历史上中缅两国边民互市通婚，常过境生产放牧、共庆佳节。

所以，晚町荟萃了绚丽多彩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，是中华文化与异国文化、汉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的交融汇集点，呈现多元文化特色。

这种文化融合，也体现在街边小吃上。晚町的饮食、街边小吃，名字都特别好听，吃起来更是味道独特。“撒撒”、“撒达鲁”、

云南晚町：小城市大传奇

文 / 海南日报记者 范南虹



俯瞰晚町桥，画面右边为中国，左边为缅甸。

“怕拱菜”、“春干巴”、“泡鲁达”，都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没有听到过的饮食名字。

我最喜欢的是“春干巴”和“泡鲁达”，“春干巴”有猪肉的，也有牛肉的，吃起来像烧烤出来的熏腊肉的味道，咸咸辣辣，很有嚼头。“泡鲁达”则是另一番风味，据说这是泰国、缅甸的甜食，进入中国后，可能有些改进。“泡鲁达”有些像海南街头的冷饮清补凉，它用西米、木瓜冻、炼乳、特制奶油面包干、新鲜椰丝加上碎冰块做成，香甜扑鼻，神清气爽。我们在街头一位老大妈的摊点前坐下，每人要了一杯，按照海南吃清补凉的习惯，还加了椰子汁，暑热之下，喝起来清甜可口，尤其是被冰水浸泡了的奶油面包干，吃起来依旧香脆。从晚町回来这么久，我仍然忘不了这种美食，既消渴又充饥。

纪念碑园：民族英雄浩气长存

晚町虽小，二战期间，却是极具战略性的重镇，滇缅公路由昆明起始，经过晚町出国门，到缅甸的腊戍，还有中印公路则从印度的雷多起始，蜿蜒至昆明，中间也必经晚町。

当年，南侨机工把大批国际救援物资从缅甸仰光经晚町运入境，晚町单孔石拱桥亦同期建成。也就从这一刻起，晚町桥担起了拯救炎黄子孙的历史重担，成为中国与国际联系的唯一陆路交通要道，从1938年12月至1942年5月间共向国内输送了45万多吨抗战物资，有力地支持了国内抗战，打破了日军“三个月灭亡中国”的梦想。

在晚町的制高点崩龙山上，一座高耸的纪念碑

有当年远征军与日军激烈对战的弹孔，见证当年战争的惨烈。

“华之魂、侨之光”，纪念碑座上的6个大字，在祖国边关小镇——晚町，无声地阐释着3200多名南侨机工曾经鲜活的生命，以及为祖国为民族慷慨蹈难的英雄壮举。

晚町桥：桥短情谊长

晚町还有一座桥，在抗日战争期间声名显赫。

王春林带我们去看那座桥——晚町桥，连着中缅两国。当年，周恩来总理从这里步行回国，与缅甸总理吴巴瑞到芒市参加中缅边境联欢会。离晚町桥不远，就是中缅友好纪念馆，周总理曾在此下榻休息。纪念馆依山而建，红砖青瓦，颇有气势。

晚町桥已经是两座桥了，一座新的，一座旧的。其实，旧的也不是最初的晚町桥。

“老桥最初是两根并排的木头，滇缅公路通车后，木桥被石拱桥取代。”王春林的儿时记忆，与这座桥联系深刻，常常在桥的一头玩耍。王春林的父亲当年长期驾车经过晚町桥运输抗战物资，亦对晚町桥感情深厚，以至不能复员回到侨居国后，选择了到晚町定居。

历史的记载是：1942年3月中国派出10万远征军由晚町出境，入缅协同英军作战，付出了重大民族牺牲；1942年5月3日，日寇铁蹄踏过晚町桥，滇西大片国土随之沦陷；1945年1月20日，中国军队将日寇驱逐出国门晚町，并举行国土光复仪式；1月28日，中国远征军与驻印军在芒友举行了盛大的会师典礼，并在晚町桥头举行史迪威公路通车庆典；1946年，又重新架起一座钢架桥，桥高9米，宽5米，长20米。

站在晚町河边，河水清浅，河面不宽，新旧两座桥跨在河上，一个10多岁的晚町少年在老桥上踮脚低头，身后是“中缅边境禁止跨越”的界碑，沧桑的老桥、年轻的少年，画面宁静平和，过去的战火硝烟隐在了少年背后。